

联合国 大会



SEP 10 1991

PROVISIONAL

A/46/PV.12
3 October 1991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第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9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希利乌先生讲话

----- 一般性辩论 (9) (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德米凯利斯先生	(意大利)
莫克先生	(奥地利)
隆查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拉希米先生	(阿尔及利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05分开会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希利乌先生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讲话。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希利乌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希利乌先生阁下到联合国来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乔治·瓦希利乌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明确地体现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在当今整个世界,尤其是其自己的地区的重要性。我相信你在联合国多年的经验在指导这一最重要的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方面将发挥宝贵作用。我还愿向你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表示敬意,他熟练地指导了第四十五届会议的工作。

此外,我还想欢迎加入我们行列的七个新会员国。我们期待着同它们一道密切合作为促进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努力。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16个新的会员国之一加入了联合国,自从那时以来,联合国还从未在一届会议上接纳过这么多会员国。

在过去的12个月当中,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正以不可想象的速度继续着。民主的力量正在向前进,扫除了那些试图因循守旧的力量。这一进程使得国际社会摆脱了过去东西方分裂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国际团结与合作的新精神。

这种合作的新精神成功地经受了由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造成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对科威特的占领所带来的人民的痛苦和造成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湾战争进一步向我们证明,比对付侵略更为重要的是有必要建立一个使类似的侵略行为不可能发生并有助于扭转仍然存在的类似局势的制度。防止冲突和解决冲突一直并继续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我想强调《巴黎宪章》的历史性意义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进程在未来维护欧洲和平和尊重人权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我们知道,公正的世界是国际法得到尊重并得以实施的世界。因此,我们有义务实行法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适当程序,这包括求助于国际法院以及不把强者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

我们现在每天都目睹着遭受苦难、无辜地丧生和以坚持错误的民族愿望的名义而公然违反人权的行径。如果这种势头不加以制止,我们就面临着看到现存的国际秩序的整体崩溃为无数个微小实体的危险。认为建立具有单一种族、宗教或者部族特性的实体是一条通往世界幸福与繁荣的道路,这是一种幻想。相反,人类的经验已经表明,能够取得更大进步的是那些具有多种族和多种宗教信仰的社会,因为在那些社会中,所有团体在民主的环境中享有平等的机会。

国际社会必须毫不迟疑地对那些试图通过利用或者加剧种族仇恨从而获得权力的人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分歧必须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我们决不能忘记,正是通过民主和不分种族严格尊重所有个人的人权我们才能够化解过去的怨恨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由的国际社会。

然而,如果极端民族主义不得宽恕,利用种族和宗教分歧来促进某一国家自身的战略或其他利益并危害另一个小国的行为也是不可饶恕的,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在塞浦路斯,17年来我们一直遭受着土耳其军队的侵略所带来的后果。他们继续占领着将近百分之三十七的我国领土,把我们的国家一分为二,从而造成目前的现状。相当于我国人口三分之一的200万人民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被剥夺了他们的财产。1619名失踪人士至今下落不明。被带到占领区旨在改变这个岛屿的人口性质的7万非法的土耳其定居者仅仅以他们的庞大人数就威胁着土族塞浦路斯人社区的存在。这些就是塞浦路斯问题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现状一直并继续被整个世界谴责为是不可接受的。

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和秘书长一直在作出很大努力以便推动问题的解决。在过去三年中的任何时候,国际社会都没有象今年夏天那样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近在眼前充满希望。塞浦路斯问题已被从不引人注目的地位提到了全球事务首位。

我想借此机会对所有那些亲自关心过这一问题的世界领导人表示感谢和赞赏,特别是乔治·布什总统,感谢他在推动和促进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努力方面所下的决心。布什总统以及其他许多领导人就在本届会议的这个讲坛上再一次重申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决心。

在今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周年时,布什总统经与秘书长、奥萨尔总统和米乔塔基斯总理磋商后宣布9月底召开一次关于塞浦路斯的国际会议。在布什总统的声明中有两个附带条件:即只有在取得充分进展后才开会,而且秘书长要同安全理事会磋商决定会议的组成。我们向秘书长保证我们决心遵守商定的程序,并认真同他和他的代表合作。秘书长的代表曾两次访问安卡拉。他们从安卡拉带来了我们已经开始讨论的意见和观点。但有人不久披露,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正在为继续进行这一进程提出越来越多的先决条件。大会各成员国都还记得,1990年2月和3月在秘书长主持下召开的高级会议失败了。当时土族塞人提出了不能接受的先决条件。要求享有分裂主义的自决权,秘书长在其报告中以及以后的安全理事会第649(1990)号决议都完全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次,他们又完全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第541(1983),550(1984)和649(1990)号决议要求主权,从给其站不住脚的立场加上了一个新的内容。

几乎同时,土耳其总理公开背弃该国政府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取得进展各个因素向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所作的承诺,同时宣布9月份召开国际会议的日期已不再是可行的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他们徒劳地对其行为辩护,接二连三地向新闻媒介提出进行接触和高级别会议的建议。但我告诉大家,多年来,土耳其军事当局一直禁止土族塞人同其希族塞人同胞进行任何接触。包括医生、教师、工会人员、青年团体和政治家在内的几十个团体都是残酷实施的分裂主义的受害者。甚至病人也经常被禁止去医院受特别治疗,另外,让我解释一下,每当国际社会指责土耳其领导人不遵守议定的进程时,他们都无视第一条谈判规则,就是坚持遵守协议,对程序提出替代性的提议,从而试图摆脱

他们作出的承诺。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谋求解决问题,并同秘书长及其代表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合作。促使我们进行努力的动机是这样一种信念: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不仅将有益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而且还有益于土耳其和希腊。这个问题的解决还会促进地中海和欧洲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将展示,分歧可能得到弥合,信任可以得到修补,我们坚定地追求我们的目标,或推动问题的解决。以便使希、土两族在一个统一的塞浦路斯联邦和平与安全地共同生活和工作。在这个联邦中,大家都享有经济繁荣,人权和基本自由将普遍适用。

有人曾使国际社会相信,土耳其的态度和政策行将改变,但不幸的是,这种预期结果只是一个幻觉。土耳其方面的各项立场均毫不妥协地坚持保持现状并使其合法化。人们只能感到土耳其政策的指导原则仍然是用军事力量强制推行其意愿。正是土耳其部队的继续存在使塞浦路斯问题长得得不到解决。在世界要求并实现外国部队从各国撤出的历史时刻,土耳其军队继续留驻并继续强制分裂该岛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是否因没有进展感到沮丧呢?是的。我们是否就此罢休呢?不,我们决不。我们对塞浦路斯人民,对我们区域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负有义务,必须继续为公正和可行的解决而努力,以便给岛上所有塞浦路斯人民带来和平、安全和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对此仍然矢志不移并绝不背弃我们的最终目标。

如果把塞浦路斯的继续分裂同欧洲的统一和朝着解决柬埔寨、阿富汗、西撒哈拉和萨尔瓦多等问题方向取得的大量进展进行比较的话,这个不合时宜的错误就显得更加突出。

塞浦路斯共和国欢迎南非共和国近来出现的事态发展,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明确步骤,但我们仍然认为,只有当南非被充分改造成一个不分种族、民主和统一的国家,所有人都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时,南非才能真正享有和平。

中东一些地区出现了积极的事态发展,这个事实也使我们感到鼓舞,为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已取得了大量的进展,人们希望,这次会议将为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享有和平与安全铺平道路。另外,黎巴嫩结束内战和拆除路障,剩下的几名人质的悲

剧预计将结束。这将使我们感到鼓舞。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成员都同我一样，对秘书长朝这个方向作出的努力抱有感激之情。

除非我们开始处理南北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否则，我们在通向民主和巩固和平的道路上取得的任何进展都不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数字本身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要指出，统计数字表明的这个地球上百分之七十七的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这一事实背后隐藏着十多亿的人日夜生活在赤贫之中的悲剧与苦难。近年来，我们对债务危机谈得很多。但是，债务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严重恶化了。现在世界全部债务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比这更加重要的是，在过去三年里，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资源净额几达2 000亿美元。我不知道是谁在帮助谁！在其影响上同样具有灾难性的是现已建立的保护主义壁垒仅对农业和纺织品两项，每年就使发展中国家每年付出大约1 500亿美元的代价，并进一步削减了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使其在近年里所占份额下降了大约五分之一。

三年以前，就在这一讲台上，我建议，我们只有从军费开支中抽出资金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当时，这可能听起来象乌托邦的梦想。今天，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军费开支都可以大幅度削减。现在让我们将当时的这一梦想变为事实。

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生产的产品必须允许到达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手里，否则，不管我们为发展花费多少金钱，都不会有成效。众所周知，自由贸易是健康的世界经济的前决条件，但令人痛心的事实是，乌拉圭回合已拖延一年至今没有结束，在最近的几年里，正当穷国打开其市场的时候，富国正在树立越来越多的障碍。

环境的破坏是人类所面临的另一重要危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国家不加控制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够。现有的资料使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因为环境恶化的情况必须制止，必须立即扭转。环境是人类的

共同财产,没有国界。它的全球性质需要有全球的解决办法。为1992年所计划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会议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大家指望这次会议确认并制定全球性战略,保障我们地球的未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各项决议,而且还需要大笔资金,这笔资金只能通过建立一项环境基金来筹得。

联合国今天在世界事务中享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再受到东西方的分裂的束缚。为了发挥其作用,接受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联合国不仅必须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这一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要改革并振兴其组织。我们兴奋地注意到,在维持和平方面,我们看到联合国在以前无人问津的方面也积极的开展活动。塞浦路斯共和国比多数国家更了解联合国维持和平团所提供的宝贵服务,我谨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感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并感谢与联塞部队业务有关的所有人。

在过去十年里,联合国有幸有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其秘书长。在他担任秘书长的整个时期,联合国一直得到了这位经验丰富,久经考验的外交家的领导,他为促进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而发挥的献身精神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祝贺他,并祝愿他在今后一切顺利。塞浦路斯多年来直接地体会到了秘书长表现出来的能力与献身精神,我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对他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坚决支持。

我们这一代看到了历史在空前地加快发展,这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摆脱了大国集团考虑的狭隘约束。但是,持久的和平尚未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国际社会在经过发展变化的联合国内部开展活动,能够我们社会的极端与不平等作斗争。但是,联合国只有在得到我们每一个人付出的努力之后,才能有效工作。

因此,让我们在这一届大会中显示出过去不平等和冲突制度的残余已经被埋葬。取代这一制度的所有人的持久和平、安全与发展必须是我们今后行动的指导力量。我们自己就是陪审官。我们的裁决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得到解放获得更美好的

未来,还是陷入更加痛苦的过去。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所作的发言。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希里乌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主席发言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想再次提醒各位代表我在尽我最大的能力每天按时宣布开会。如果我们不对大会早些时候通过的決定承担义务,我们就无法按时完成我们的工作。

当我今天上午10点05分宣布开会时,只有35个代表团在座。这些代表团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林、巴西、加拿大、科特迪瓦、古巴、埃及、芬兰、加蓬、德国、希腊、伊拉克、意大利、约旦、科威特、立陶宛、毛里塔尼亚、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苏丹、泰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图、越南和也门。

我感谢这些代表团,并希望其它代表团向它们学习。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德米凯利斯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意大利政府热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这体现了你的国家所享有的国际威望,意大利与你的国家有着紧密和长期的友谊纽带。你个人的能力和经验是大会本届会议的工作取得进展的吉祥的预兆,本届会议将处理国际社会迫切关心的事务。

我还想向七个的新的会员国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良好祝愿,它们的加入促进了联合国普遍性原则,意大利完全赞成这一原则。因此我们热烈欢迎爱沙尼亚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绍尔群

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还请允许我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感谢他在过去一年里象以前的九年一样作出不断的努力，促进国际和平和正义以及联合国的原则。

在大会上届会议以来的这一年中，德国统一这一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促成的事态变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共产主义的崩溃正在重新塑造欧洲。大规模的政治和制度的调整正在进行，这也将给经济领域带来深刻影响。

给我们的星球投上阴影的核浩劫的威胁现在减少了。军备不再是国家间关系中的主要方面。促进了军备竞赛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不再存在。这证明了一句古谚语的真理所在。这句谚语并不总是得到注意，即武器本身并不造成战争和紧张，而反映了我们的野心和恐惧。

苏联最近发生的事件标志着通向欧洲民主和新统一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步骤。它们开辟了全球合作和各国人民之间创造性友谊的一个新时代。

海湾战争击败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战略，他的战略以集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侵略为基础。联盟的成功和联合国采取的行动证明我们作出的艰难抉择是正确的。不去面对伊拉克的独裁者只能鼓励他进行新的冒险。联合国使国际联盟具有合法性，并提供了禁运和最后通牒的手段。我们委托本组织履行措施，彻底消灭能够进一步造成毁灭和进行新的侵略的军事国家。我们还希望从这个经验中得到鼓励，对尖端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转让和扩散实施更为普遍的控制。

在一些地区性危机当中，比如柬埔寨问题，解决的方案已经在望，而塞浦路斯和阿富汗的局势仍然非常困难。事实求是的时刻对于中东有关各方来说已经来到。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阿以冲突仍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战略上来说。双方四十年的彼此拒绝和否定竖起了障碍，这个障碍不可能在一夜间粉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下一步是在“以领土换取和平”的会议上，这个词体现了唯一可能的结果，如果恰当地考虑到有必要确认自决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

问题上一样,同时给予争论中的原则同样的重视,我们欧洲人对自决权特别敏感。如果双方坚持已落后于现实的教条主义的立场,那是令人遗憾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应该成为暴力的借口,而犹太人在他们的长期历史中所忍受的暴力只应该成为和平的序言。以色列的任务是朝着与周围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迈出第一步。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定居问题的建设性态度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而阿拉伯人则必须结束旨在消灭以色列的战役。那些领土不是以色列攻克的,而是以色列遭受侵略行为的结果。这些领土是以色列的最后防御。然而,它们可由其它保障代替。阿拉伯人发动的反对犹太人的战争必须以平局结束,应制定各国人民能够接受和尊重的协议,以利于和平与安全。

人们将希望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承担破坏布什总统和我的同事国务卿贝克的努力的责任。这些努力必须得到支持,直到获得以前的努力没有获得的成功。

新秩序仍然必须建立。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推卸责任。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星球上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只能在全球规模得到解决。

新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旧秩序已不复存在。这种新秩序必须建立在所有人都接受的规章、原则和机构的基础上,必须能够确保保护基本人权、发展民主、和平解决争端、联合抗击侵略,裁减军备、保证所有人的自由与正义。换句话说,这种新秩序必须反映与瓦解、纷争和不容异己逻辑截然相反的一体化的逻辑。

选择瓦解也许是因为这是对旧秩序崩溃之后,替代的新秩序还不稳定时感到的恐惧和不安全的反应。我们看到就在欧洲的中心,各种结构正在分崩离析,试图在新的规章和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一体化与瓦解两种思想正在对立。在东欧,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为虚假的神话和意识形态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付出昂贵的代价。只要这些国家的社会处于分化的状态,那么,认为仅仅转向民主和市场经济就能恢复这些国家就是一种幻想。我们西欧人必须首先使他们能够得到我们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and 物质资源。

作为致力于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国家，我们树起新的壁垒将他人排除在外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准备做出巨大的财政牺牲，意大利一再试图确定这种牺牲的规模。

事实上，世界新秩序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在穷国与富国之间，北半球与南半球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真正的新秩序必须千方百计地解决我们今天世界混乱的根源之所在的贫穷与不发达的问题。否则，受贫穷摧残的人从东方和南方涌向工业化世界的潮流将是不可阻挡的。这种由不稳定经济前景和不加控制的人口增长造成的潮流会破坏脆弱社会平衡，助长穷人之间的敌对和富人的自私自利。

走出冷战的欧洲有足够的资源帮助建立一个可靠的秩序，向那些继续聚集在其他边界的大批人在他们的原籍国内为他们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

如果我们迟疑不决，就会看到国际上出现甚至比冷战时期所经历的更加严酷，更加无情的国际共处状态，我们也会无法实现我们以统一的体制代替过去悲惨的分裂的目标。我们在周围看到无数危险的四分五裂的趋势。的确我们对此实在太熟悉了。

首先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它可将从苏联到南斯拉夫的欧洲的重建推进混乱之中。欧洲尤其容易受到打击，因为历史记忆的幽灵不断出现，有时几乎不可摆脱。这些记忆使得自决的原则难以实施，和同其他同等重要的原则协调。在过去核力量均衡的日子里，一切都很简单。在从缓和到一体化的过渡中，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当极权主义政党中央权力崩溃之后，地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重新抬头，大有将社会变得无法管理之势。

在欧洲，民族主义过去曾导致流血和破坏，多数原因是当时没有仲裁冲突的政治和道德权威。今天，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有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共同体和欧洲理事会，它们都有能力协调团结与独立，一体化与对民族特性的尊重之间的关系，就共同体12国而言，它可以作为建立新联盟的典范。

我们必须支持那些正试图建立自由国家联盟和邦联的人。在各个国家内尊重少数的权利在协调自决要求与一体化需求中发挥中心作用。在我们自己的边界内，特

别是在上阿迪杰,意大利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典范,这项工作将在以后几周内,甚至可望在本届大会结束前完成。

海湾战争暴露了另一个造成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分裂与不和的根源。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原教旨主义份子利用宗教作为政治手段进行新的圣战和新的不容异己的危险。在此,我们也必须区分追求发挥统一作用的对特征的合理需求与认为自己是被围困的、掌握着通往启蒙大门的唯一钥匙的少数。后一种感觉造成一种被困心理,对外部世界怀有恐惧,认为魔鬼就附在一个清楚可见的敌人身上--不是以色列国、就是整个西方。

随着种族隔离消亡,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法定的准则将不复存在,但是,它继续威胁社会,包括正在接受一系列蜂涌而至我们城市中来寻求避难、保护和希望的新移民的西方社会。

联合国曾经作出的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看法尤其不可接受。在提出这种看法时,联合国受到了原则上敌视以色列国,机械的摩尼教多数的控制。在我们看来,任何将寻求家园--欧洲文化在经历自己的复苏时共有的愿望--等同于种族灭绝行为的决议都是脱离常规的。我们必须确保将这种令人愤慨的做法从本组织的史册中清除出去。我们致力于帮助在本届大会作到这一点。

保护主义是另外一个危及我们未来的严重危险。如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失败、地区主义将会压倒多边主义,并将贸易降格为可以完全排除穷国的双边关系。如果目前一轮谈判到今年年底不能完成的话,各种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的大门就会打开,尽管双边协议会多少减缓这些计划的程度,但任何时候只要经济局势发生变化,这些脆弱的双边协议就会受到修正,在保护主义的环境下,促使第三世界国家加入世界经济整体或为新出现的东方民主国家创造更方便的机会进入自由市场的任何主要努力即便不是无法实现,也会更困难。这些国家不得不作出的牺牲与世界上富国之间进行的自私争夺比较起来甚至会显得更加不公平。

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参与处理南斯拉夫危机本身就是我们生活新时期的标

志，表明有必要对联合国在与传统的国家间冲突模式不同的形势下发挥的作用作有力解释。

联合国这个最主要的世界组织处理危机的方式将会检验它在处理象南斯拉夫这么复杂的事件中发挥维持和平作用的能力。

这一点显然也适用于欧洲共同体。欧共体很快就意识到南斯拉夫危机所产生的危险，并从一开始就寻求在《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在《巴黎宪章》中得到发展的原则框架之内和平解决问题。这些原则就是自决权、维护领土完整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713(1991)号决议反映广泛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即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扼制南斯拉夫危机，并促进南斯拉夫问题的政治解决。这圆满地完成了——一个进程，明确地表现出作出国际决策的不同组织层次之间越来越大的互补性。

促进南斯拉夫和平的倡议首先是由欧共体12国提出的，随后又得到了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35个国家的同意并由于西欧联盟的参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倡议由于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得到了充实。毫无疑问，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参与，国际社会希望南斯拉夫危机走上和平道路的愿望将得到充分满足。

一体化的圆满实现将取决于接受各种规则和原则，以及不仅能够确定各种规则和原则，而且能够实施这些规则和原则的机构的存在。正是由于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变化，才使得这种建设性革新成为可能，支持联合国的普遍性的前景是以肯定新的、更大的规模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而这种共同价值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世界秩序的首要条件。我们也看到康德所提出的自由也在国与国关系中得到了运用，即有权选择不服从除了他自己自由同意的法律以外的任何法律。我们正在逐渐地从一个国家内的保证措施走向针对国家采取的保障措施，以消除诺言和实现之间的差距，这在过去是经常碰到的。

这一目标正在区域一级得到实现，在欧洲也正在得以成功实现，但是它越来越成

为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正如我们在海湾战争以后的情形中看到的那样，为了人道主义目的和保护人权进行干涉的权利正在越来越得到支持。这种类型的干涉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观念，是本世纪最后十年中真正得到革新的概念。这必须是我们通过联合国作出的努力的中心，因为联合国也是世界新秩序的主要论坛。以确保对人权的保护和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尊重为主要目的的干涉是国际社会的特权。国际社会必须有权中止以犯罪形式行使的主权。国际社会必须与民主选择的议会和被压迫的民族站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在新的欧洲产生的被压迫民族，还是库尔德人。

如果这一进程首先是在比较小的地理范围内，在比较相似的国家之间发生，比如说在欧洲共同体国家和欧安会国家之间发生，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益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冲突。实际上，这种区域性的方法和联合国所代表的全球性的方法是相互补充的。

欧洲共同体正在为这一进程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决心巩固和提高欧洲共同体的效力。如果致力于采用民主政治结构和市场经济的欧洲一半国家得到重新设计，另外一半国家就不能维持旧的平衡，维护过去的体制。

现在，联合国的结构和任务也应该得到调整了。当然，这种问题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但是现在由于以下原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第一，使得本组织的活动处于瘫痪状态的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以及更具爆炸性的北南对抗的危险性；

第二，由于最近新会员国的加入，联合国加强了普遍性；

第三，国际社会的结构调整。象欧洲共同体这种超国家的新形式正在出现；象苏联这样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而苏联也将成为支持新秩序结构的一个国家；

第四，有必要使到目前为止所发挥的作用与它们的重要性不相称、而现在又获得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并对它们的任务有了新的认识的国家参与我们的集体责任；

第五,有必要确保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一小批国家承担国际新秩序的宪兵的责任;

第六,对最终得到普遍接受并能够在超越国家主权以上一级得以实施的规则和原则进行宣传;

第七,向一个只有经过改革的联合国才能够管理的具有全球性的世界体系过渡。其他地区性组织将帮助实施这些原则和规则,对联合国起辅助的作用。

这些想法将为对联合国可能进行的改革奠定基础,而这种改革应当是逐步进行的,但对目前实施的某些重要条款应该作出改变。按照目前的结构,联合国为世界的治理提供了一个保障,但有时候也使世界的治理受到限制。一些国家非正式提交的提案中已经提到了某些初步的、不完整的想法。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但是显然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一些。根据早先提出的一些建议,意大利认为应该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首先应该删除《宪章》中的所有歧视性语言,尤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歧视性语言,因为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这些语言似乎更难令人接受。我想到的是指那些当时被战败的所谓“敌国”的提法。我们想与有关国家进行磋商以后尽快提出这方面的具体倡议;

第二个目标是扩大安全理事会,增加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但这不一定意味着给所有的新常任理事国以否决权。我们提议,新的常任理事国的选择应该以客观的标准,如国家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础。1963年,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安理会首次得到了扩展。自从那时以来,会员国已经从113个增加到166个,也就是增加了50%。这一因素本身就足以证明有必要扩大联合国的这一决策机构。因为安全理事会需要作出重大选择,它必须充分反映国际社会的发展;

第三个目标应该是修改《宪章》的某些章节,如第七章,在这方面根据最近我们从波斯湾到南斯拉夫的经历以及我刚才提到的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进行积极干涉的原则的出现,有足够理由进行革新;

第四个目标应该是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采用一种加权表决制。这不是目前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想作出更为及时和有效的决定,从长远的角度不能忽视这个问题。过去在这个问题上也曾经提出过各种建议,现在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是有益的。

关于消除“敌国”的提法,扩大安全理事会和修改《宪章》等问题,意大利将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提出一些书面评论,作为对我们集体讨论的贡献。

我们认识到仅是考虑我刚刚提出的那些变化就很不容易。我知道它意味着从既定的立场后退,放弃一些特权,而且实行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反映世界在最近几年中,尤其是在1989年以来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但是我们相信,对于那些近半个世纪以前在热情和参与的气氛中确定《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人们来说,这一任务也肯定一样使他们望而生畏,他们在本世纪分裂世界的两次冲突结束之后也不是完全不抱幻想的。

今天,国际现实以及其所激发起的期待在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赋予我们类似的授权,这次战争的流血程度远不如前者,但给我们留下了严重程度不亚于前者的风险和危险的遗产。如果我们继续象过去那样应用相同的规则,使用相同的方法,我们将失职。如果要有新开端,联合国必须整顿。我们希望这一点成为大会在本届会议上发出的信息。

莫克先生(奥地利)(以法语发言):奥地利非常高兴地欢迎联合国7个新会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半个多世纪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和顽强精神,而且最后得以恢复其独立。我们同样希望我们几年来一直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一起加入联合国将有助于统一进程。同样,接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使我们进一步接近联合国实现真正普遍性会员的最终目标。

我们很少有机会能象今天这样目睹世界各地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大家仍然清楚地记得莫斯科所出现的历史性事件,我们希望这将成为民主、人权和多元化战胜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决定性胜利。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为就国际合作与和平达成

新的普遍一致意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我们正进入一个国际关系的新时期。与此同时,世界依然受到旧的、长期问题折磨,我们必须对新挑战作出反应。

人权和基本自由已经被普遍接受为各国社会未来体制进化的中心原则。在许多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趋向于人民广泛参与决策进程、趋向于一个自由的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以及趋向于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基本转向。

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范围内,已经确定的原则是,对捍卫人权和基本自由表示关心,不能被视为干涉别国内政而予以拒绝。奥地利始终大力支持这一立场。我们将努力使这一原则同样在普遍范围内得到应用。

侵犯人权不论在那里出现,都不能容忍。联合国应该有可能对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并防止其升级。我建议人权委员会应该通过一项在委员会管理下、以常设专家注册为基础的紧急程序,他们可以称为“白色头盔”。

这种闭会期间紧急程序可以包括下列部分:在得悉粗暴、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之后,人权委员会主席团将派出一组“白色头盔”尽快进入有关国家,迅速检查那里的局势。“白色头盔”组将向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并附上结论和建议,以便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迅速采取行动。最后,“白色头盔”的报告以及有关政府的评论将列在委员会下届会议议程上,后者将就后续行动作出决定。

秘书长今年早些时候在波尔多大学发表的重要讲话使我鼓舞提出了这一建议。在那次讲话中以及在他向联大提出的年度报告中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提到由于国际上对人权制度普遍化的更加关心,公众态度有了改变。

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实际上已经国际化,这对国际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尊重人权必须成为国际秩序的支柱之一。因此,关注违反人权事件以及为保卫这些权利而进行调查不能被视为干涉一国内政。恰恰相反,在人权领域内表达关注构成了国际对话中一个重要合法的部分。

第1条(3)连同《宪章》第55和56条不仅允许、而且责成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监督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当很多国家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时,联合国的干预

做法证实了这观点。

安理会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决议中,把伊拉克对平民人口的镇压形容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我们组织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将为我们将来的工作建立一个重要的先例。

过去12个月中在使我们的世界共同安全制度更加有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奥地利同国际社会积极合作,迅速执行了安理会就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所作的决定。在这方面,奥地利允许联合部队飞越和通过奥地利领土。

与东欧和中欧正在进行的对个人的解放伴随而来的是对民族特征的追求。然而,从一个压迫制度下解放后绝不能接着再次屈服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的破坏势力。我们为过去几月中南斯拉夫、特别是斯洛维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战斗所造成的流血、人的痛苦和破坏而深感痛心。那里的人民在一次民主投票中宣布他们赞成独立。我们要求毫不拖延地停止暴力升级,暴力还可能发展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欧洲共同体率先控制危机的主动行动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但是,最终要由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结束南斯拉夫的武装冲突的责任。

1987年至1989年间,奥地利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其他成员国一起,支持南斯拉夫改革其经济的努力,因为经济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重要基础。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民主化进程是以一种不均匀的速度展开的。它在各共和国的进展要比在联邦一级的进展更快,在联邦一级不可能进行民主选举。因此,当时的南斯拉夫主席团主席约维奇先生于1991年初就不得不宣布,南斯拉夫的宪法机构不再行使职责。

南斯拉夫目前悲剧的决算表上有高达22万之多的难民;无数的城镇和村庄被摧毁;塞尔维亚非正规军伙同联邦军队发动的侵略给克罗地亚平民人口造成了不可言状痛苦。正如联邦政府总理马科维奇先生所说的,军队已不在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

面对这一不能容忍的形势,主席团现任主席斯泰普·梅西奇先生被迫求助于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要求这个世界组织进行干预。

这一事态使我们断定,这种形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1991年9月19日奥地利将此事提交安理会。第713号决议(1991)的一致通过在海湾冲突之后再次证实了安理会在严重国际危机时采取迅速行动的能力。集体安全的最高机构决定对南斯拉夫实行全面武器禁运。它还紧急呼吁冲突所有各方遵守停火。严格遵守停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使欧洲地区机制得以继续为和平解决危机作出努力。因此,安理会还指出,它的行动不能够解除欧洲地区组织的责任。

安理会就此事作出决定的迅速和决心证实了奥地利将南斯拉夫这一令人伤心的危机提交集体安全世界机构进行讨论的行动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们确信,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未来共存将必须建立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之上:给予严格遵守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以绝对优先地位;实现符合南斯拉夫人民表达的愿望的自决权,废除南斯拉夫各共和国间通过武力对边界的任何改变,全面和完整地履行巴黎新欧洲宪章中关于多元化和民主的义务,法治,尊重人权;以及有关保护所有少数民族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和有效保证人口的各个阶层平等参与政治进程。

奥地利支持在中东开始和平进程的努力,特别欢迎美国和苏联总统宣布他们打算在下个月召开一次和平会议。在这一仍然存在重要障碍的阶段,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克服这些障碍。我们认为发展一种朝向和平的积极推动力是极为重要的。为此,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成为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并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责任感。

我们十分清楚,这样一个会议只是在以安理会第242(1967年)号决议和338(1973年)号决议为基本实现中东全面和平解决的道路上的第一步。我们认为,除了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等核心问题外,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法还必须包括以下要素:在一个基础广泛的政治对话中讨论该地区所有问题;努力在常规武器领域进行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销毁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努力控制和减少国际军火出口;以及重新努力恢复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对话。

我现在想谈谈我们与邻国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具体谈谈我们两国于1946年9月5

日在巴黎所签署的协定的实施情况。该协定是关于南蒂罗尔讲德语的少数民族的保护问题。在大会于第十五和第十六届会议上所通过的第1497(XV)和1661(XVI)号决议的基础上,奥地利和意大利于1969年商定给予南蒂罗尔新的自治地位。两国商定采取有利于该少数民族的137项措施,其中三项基本措施尚未执行。此外,对于1969年后产生的一些基本要求,尚待找出商定的解决办法,鉴于意大利所出现的国内的事态发展,这些要求对于1946年协定的有效性具有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我曾通知大会,意大利已证明南蒂罗尔少数民族的愿望日益得到理解。然而在过去几个月里,在使这场争执得到正式结束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

今天,在欧洲有许多要求自决和提高区域自治的声音。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执行我刚才提到的,被经常允诺的最后的那些措施。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欧洲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应能够在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相互信任--在过去几年里这种信任已得到加强--的基础上实现南蒂罗尔的自治,确保不对这一自治进行任何单方面的改变。这样,奥地利最终将能够向联合国证明上述决议中提到的争执已得到解决。

这种保护一个民族的模式可推动类似问题的解决,意大利外交部长季安尼·德米凯利斯刚才就提到了这一点。

国际关系,特别是东西方关系中出现的这一新的合作气氛为多边裁军谈判提供了又一些机会。我们欢迎今年在化学武器领域采取的主动行动。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无条件地放弃使用化学武器将是朝着在全球消除这类武器的一个重要步骤。奥地利已加强其努力,以促进在明年中结束在日内瓦的谈判,在此方面,我谨重申奥地利将高兴地成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东道国。

只有使由此产生的过量常规武器不进入国际市场,常规裁军方面的努力才会在全球有效,因此奥地利支持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关于在联合国内设立常规武器转让的登记制度的倡议。奥地利强调这些登记制度的非歧视性质。通过促进建立信任,这

一制度还将促进提高国际军火贸易中的透明度。

安全的概念长期以来已超越了军事安全的狭窄定义。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此方面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承认环境方面的考虑不仅是一种约束因素,而且也是发展的中心目标,将对我们经济、能源利用系统和经济关系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筹备时,把注意力放在具体的建议上是有意义的。例如,我想到了我们在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期间所提的建议,即派出“绿盗人员”,在环境方面防止和解决争端的制度下进行干预。

我们认为“回到旧金山”的呼吁是更具创造性地看待《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规定。

秘书处作为联合国的中心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谨对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特别赞扬,他非常干练地把联合国导向国际社会的中心地位。

大会将需要更好地安排其工作,缩短其议程,针对日益需要对各种问题进行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分析的情况,在机构上作出更好的反应。

我们高度赞赏大会主席德马尔科在此方面的倡议,我们希望将对此采取后续行动。

长时间以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直是改革努力的主题。已取得了重大的改进。可能会出现审议和监督“环境”和“发展”问题的新的机会。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方面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和建议性的政策。

鉴于各种人为的灾害和自然灾害对人类构成了挑战,必须使联合国机构更好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奥地利正在对其本国的结构进行审查,以便给联合国行动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奥地利欢迎联合国最近在社会发展、预防犯罪和最为重要的国际毒品控制领域中加强了作用。尤其是毒品问题影响着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和社会的所有阶层。必

须要采取综合性的和果断的措施来同这个现代社会的大祸害斗争。

为了向联合国在维也纳的活动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便利,奥地利已经决定自己出资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建筑新的办公场所,提供给联合国使用。

主席先生,最后我愿向你表达对你的祝贺和最好的祝愿。我相信,大会在你的干练领导之下能够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它的重要审议工作。

隆查尔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对希哈比大使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表达我的真诚祝贺。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我还要向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表达最崇高的赞赏,感谢他的出色报告概括了我们的希望和困境,规划了我们未来的道路。本着同样的精神,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赞扬他在过去十年里为了所有人、全世界所有人民和国家的和平和更好的理解所作得卓越和不懈的努力。

我还感到非常高兴地同大家一起欢迎七个新国家加入到本世界的组织中来。我祝贺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加入到联合国这个伟大的家庭中来。

大会去年常会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确实是富戏剧性的和深刻的。今天,我选择谈一谈当今这个有着伟大前程和新的前景的世界,谈一谈新的挑战、危险和未知情况;谈一谈作为欧洲和世界变化的一个整体但却是昏暗部分的南斯拉夫;谈一谈在临近二十世纪尾声的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稳定;谈一谈作为正在新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世界主要组织的联合国。

我们已经进入了国际关系的新时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变化是影响深远和不可逆转的。冷战的结束已经引入一个全新的自由和民主时代。两极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对抗已属于过去。但是,这个新纪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义不容辞地要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合适答案。

苏联那几天震惊世界的富有戏剧性日子带来了本世纪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导致那个国家的“新思维”的诞生的根本性转变已经加速了历史的步伐。但是它们也暴露了选择和平和进步、自由和民主的道路的复杂性。

新的现实要求有新的答案，我们如何能够消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巨大差别？我们如何来证实新的价值，如何消除引起新的分裂和倒退趋势的根源？我们如何来开展十分需要进行的社会转变并克服经常随之而出现的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其他退化倾向？我们如何满足一个有推进力的经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并避免建立在人类痛苦和贫穷基础上新的集权主义系统的暗流？

有许多挑战。它们要求在国家、次区域、区域、大陆和全球各个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 and 知识等领域的努力。

你们都非常了解南斯拉夫了，甚至从它作为胜利的反纳粹联盟的一员，成为首批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之一的时候起，或者从它是欧洲的“第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起就已经了解它了。在冷战阶段你们了解它是一个不依附任何集团的不结盟国家。你们还在现代世界和欧洲的主要考验和挑战的日子里记住了它。你记得，它是几十年来作为欧洲稳定因素的一个国家。

现在，南斯拉夫已经成为许多国际论坛和它在全世界的朋友所关心的问题。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的危机与两天前列于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在那次会议上，我指出今天的南斯拉夫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因而也是对一个更大地区的一种威胁。很难指望一个国家的代表指责自己。然而，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代表主张和保护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和各民族的和平、自由和繁荣。正是因此，我们应当在此甚至谈及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挑战，并在这一基础上争取得到支持和帮助。

我估计人们普遍了解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的主要几点：安全理事会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主持下进行的符合其各项原则的努力，即通过南斯拉夫问题会议及在其内部确定的各种机制恢复南斯拉夫的和平与对话，安全理事

会紧急呼吁并鼓励南斯拉夫各方和平地并通过在海牙会议基础上举行的谈判解决其争端；安全理事会决定各国应立即对所有运往南斯拉夫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实行全面和彻底的禁运；并要求各国避免采取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并阻碍和推迟和平谈判结束南斯拉夫冲突的任何行动。

可以看到，我们发起并欢迎欧洲共同体、欧洲安全和合作以及联合国和平行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他人将接过我们的责任抱有希望。相反，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只对我们应当和必须为我们自己所采取的行动的又一承诺。

我们甚至不想也无法以下列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南斯拉夫目前的事件辩解和解释：第一，它是近年来缠绕中欧和东欧、苏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由于所涉及历史、政治和民族分歧，南斯拉夫危机具有另外的以及最不幸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的悲剧是笼罩欧洲和处于冷战后时代的世界的各种问题的总合与实质。

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件之后，显然应当对南斯拉夫予以重新界定。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既承认合理的民族愿望又承认目前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一体化的需求。我认为，实现这种结局是有希望的。两天以前通过就执行一项停火达成的协议而取得的突破尽管仍然很脆弱，但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步骤。

正如我在前天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危机决不应威胁到任何人，尤其是那些与我们亲密的人即我们的邻国。但这意味着我们的邻国应当在涉及我们的问题的方面加以理解并保持耐心。就在前天，我的一位同事、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卡普拉尼先生却采取了正相反的行动。他在火上浇油。尽管卡普拉尼先生在发言中用整整3页专门谈及我国，但我不作进一步评论。

在我这一部分发言的最后，我真正受到激发、要再次感谢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正在经历的艰难时期向它们表示友好关注和感情的所有人。

也许南斯拉夫危机——它是对新的欧洲和世界结构的考验——能够最好地反映出国家、区域、各州和全球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十分关心个人及其权利的《巴黎宪

章》的欧洲,只有在与整个世界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稳定。这是欧洲对新的和平的文明的出现的真正贡献。全球调整的进程正在进行。它不仅需要政治变革的各个领域、而且需要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具备最高度的敏感。否则,现有的差距会进一步加深。因此,甚至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存在之后,不结盟政策的目标和潜力仍未得到完全实现。正相反,不结盟政策现已具备新的动力。

自然,旧的制度首先应当由那些根据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军事实力的必要条件而建立它的人予以拆除。然而,正在出现的国际关系的制度不应被新的霸权所笼罩。既不能期望世界各种力量 and 影响是对称的,它们也不会是对称的。然而从全球来讲,没有各种因素的适当投入和影响,国际结构就不能得到持续。

基于和平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以及稳定发展的世界新秩序应当适应于所有人。只有普遍性才能确保其持久性;只有所有人的参与才能确保其可行性。

保证整个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秩序要求以不结盟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大多数国家进行参与并负起责任。我的同事,加纳外交部长阿萨莫阿赫先生就在昨天雄辩地论述了这一点。

经济发展与繁荣的世界与大多数不结盟国家所属的发展中世界的贫穷和停滞格格不入。期望全球发展平均而且完全平衡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如果一些国家缺乏发展的机会,那么设想一个世界性的发展也是同样不现实的。

将个人及其人权与公民权利作为最高价值的文明需要自由和稳定的社会——民主,但是也需要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前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环境问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对其想当然,现在在世界新秩序中需要真正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共同保护。

鉴于上述所有原因,我回顾起不结盟政策的目标和潜力。该政策和运动的名称或许已经过时,但是它所主张的原则与目标当然没有过时,它们符合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一切积极进程——在裁军领域及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就化学武器所进行的谈判取得的进展;为加强控制常规武器转让所采取的普遍方式,正在

进行的缓和区域危机的进程以及建设性的对话；联合国在发生危及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为的情况时，如最近发生的海湾危机，根据《宪章》所发挥的有效作用，为解决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危机——中东危机和巴勒斯坦问题所作的巨大努力，以便使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谈论有有关各方都参加，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和平会议。

今天我们谈到联合国的新生和其恢复1945年的蓝图。世界主要大国通过结束集团对抗并开始谈判进程已经极大地促进了本组织及其《宪章》的复兴。现在联合国拥有成为重要论坛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汇集世界重大变革并引导积极趋势，处理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所有基本而关键的问题——简而言之，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中枢。

联合国可以在安全与合作以及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领域建立并扩大区域组织和机制方面真正成为协调各种利益的地方。今天，安全，不仅在其全球和区域以及政治和军事性质上是一个整体而且在其经济和社会性质上，特别是在人权方面亦是如此。

大国和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本组织有效地协调其努力以消除冷战残余，特别是在核裁军和其他裁军领域。我们都可以通过本组织对解决区域危机、建立完整结构和机制以及进行全面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有效地施加影响。

总之，通过联合国，更为具体地讲通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合作，我们都能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从而参与将和平、安全、稳定、民主和发展的共同选择变为现实——这不是仅为一些国家而排除其他国家的现实，而是所有国家的现实，我们可以汲取过去46年的丰富经验。我们认为世界能够而且必须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布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并荣幸地祝贺你，担任这一职务，这表明我们一致承认您的才华。这是第四十六届会议对您的赞赏，证明大会十分尊重您所提倡的价值，重申本组织对贵国的信任，承认贵国从一开始就在本组织一直发挥的突出作用。

我很高兴借此机会向沙特阿拉伯王国表示阿尔及利亚的祝贺，文化传统、共同

命运和建设性的兄弟合作关系把我们同沙特阿拉伯联系在一起。作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团长,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完成委托给你们们的崇高和重大任务。

你接替了你的前任马耳他外交部长德马尔科先生,德马尔科先生在本组织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时期表现了对世界和平的典范奉献,我真诚地赞扬他的努力。

我还愿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我们的感谢,他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支持和平的价值并以他的出色才干领导了本组织的工作。由于他为维护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进行了不懈努力,他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感谢和赞赏是当之无愧的。

大会本届会议接纳七个新成员为会员国,我们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我们祝愿这些国家的人民稳定和繁荣,我们将同他们在本组织和所有领域进行合作。

我们近来所看到迅速发展的事态使我们想起一个著名的概念,即变化是历史上唯一永恒的因素。的确,柏林墙的倒塌,一个巨大的军事集团突然消失,在同时充满希望和危险的气氛中重建欧洲大地的密集努力--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事件已经结束了国际关系中一个建立在两极基础上的历史性阶段。这样变化已经成为评价世界局势时所写和所说的决定性字眼,冷战时期的词汇和概念在叙述这一局势时已经失效。但是,虽然现在有些人民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有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并确保自己的安全和繁荣,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上还有广大区域,那里的人民受着危机、各种问题甚至战争的摆布。这些前程渺茫的人民构成人类的绝大多数。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并未给他们的物质或精神状况带来积极的变化。因此,不断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从已经结束的冷战时代走向受到广泛谈论的新的国际秩序?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在所有国家--不分贫富强弱--相互信任和平等的气氛中,在维护作为本组织基础的各项原则以及为自己所订立的各项目标的绝对尊重的前提下达到目标,实现所有人的原望并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联合国同时也是我们可以加以利用的适当构架以至于是唯一的手段。

现在谈一谈海湾危机,海湾是对联合国的严重考验,因为这场危机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在该地区造成了该地区及其人民长期感受到的后果,因为这一后果不仅局限于流血和对物资资源的巨大破坏。联合国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导致海湾危机爆发的原因,以便避免一场同样悲剧的重演,保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修复已经造成的破坏并恢复权利。然而,本组织的信誉迫切要求在本组织范围内采取的行动不会导致对这场悲剧——国际社会正努力消除其后果——的主要受害人的一国人民的惩罚。讲得清楚一点,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在这方面从事工作的所有国家务必减轻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尽快解除已经实行的制裁。

我们长期以来就知道,巴勒斯坦问题和南非问题是两个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审议比审查任何其他类似的问题都更加困难。多年来两场危机平行发展,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南非问题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积极变化,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局势仍旧是危急和复杂的。我呼吁大会审议这一差别。我还呼吁大会分析这一差别的原因并得出必要结论。我本人认为,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来自这样一事实,即因为国际社会在南非少数的面前采取了集体声援的立场,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向国际社会的意志低头,改变其政策并采取一种比较符合时代和国际法要求的立场。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及其每日的暴行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大国执行了容忍和纵容的政策,这使得以色列领导人坚持其众所周知的顽固立场并无视各项决议和国际公约,因此,一方面对南非白人少数施加的国际压力使得纳米比亚获得了独立、纳尔逊·曼德拉得到了释放、种族隔离政权的基本法律得到了废除、臭名昭著的罗宾岛监狱得到了关闭并因此出现了一种使人对该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政治气氛,虽然该天空上的乌云还,没有完全散尽。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却坚持其极端的顽固政策。每日每天,以色列的压制行径不断升级。不久前,阿拉伯耶露散冷以及戈兰高地遭到了吞并,黎巴嫩南部仍然遭到占领。各项日内瓦公约仍然遭到惹祸蔑视。巴勒斯坦领土每天都被夺走。来自苏联和其他地区的成千上万名犹太移民正在迁入。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到处都在设立定居点,只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方面作出让步,

以色列就会强加条件并提出新的要求。

今天,我们得知在国际新秩序的范围内,并在海湾危机之后,中东冲突,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将完全尊重国际法的情况下并按照《宪章》以及联合国各项决议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目前为实现导致全面和公正解决巴以冲突的强有力的行动而进行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对所有参与者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但是,尽管进行了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反映出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愿望。我们担心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可能妨碍这些努力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

今天,巴勒斯坦民的合法代表正在我国首都举行会议。他们正在极尽努力承担责任,以使我们大家所希望的解决办法能够早日出现。

众所周知,我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我们始终支持所有遭到压迫并为其独立和尊严而战的人民。我们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同样我们也承认加紧了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仍然向巴解组织提供援助,同样我们继续支持南非境内的解放运动。

我们支持为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中东危极而进行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支持正在进行的为真正民主奠定基础的工作,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将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结束。我们完全准备承担我们的责任,参加中东和会,如果我们确信我们的参加能够真正的为所有各方,特别是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公正的和平。

裁军谈判取得了令人欢迎的成就。我们诚挚地希望,正在各个领域进行的努力将得到继续,以实现大会有关裁军的多项决议中所规定的目标。

我们满意地特别注意到了日内瓦化学武器会议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阿尔及利亚对这些积极的发展表示赞赏,并借此机会宣布加入四项条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和《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

宵活动的原则条约》。这是阿尔及利亚推动实现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在裁军各个领域中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集体努力的第一步。

三年来,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执行了一项对该地区各国具有重大利益的建设性项目。该项目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巩固联盟的基础及其组织结构以及协商和执行机构。马格里布团结计划谋求巩固该地区的和平,一切加强阿拉伯世界—非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努力都客观的影响了联盟的目标。

由于通过了设立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来监督撒哈拉人民的全民自决投票的安全理事会第690(1991)号决议,我们终于朝着最后解决这场争端的方向迈进。必须在联合国规定的时限范围内和根据所设想的参数进行解决进程,这就是说,不受任何方面施加的任何压力。事实上,在秘书长所规定的日期实施停火和在西撒哈拉部署联合国特派团恢复了对国际社会的信任,并恢复了可以实现和平的希望。

阿尔及利亚再次重申其关于执行西撒哈拉解决计划的决心,以及对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耐心赢得了赞赏的秘书长的信任。

在其他区域也存在着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为它们找到解决办法。

在阿富汗,现在人们对这一局势可以在美国 and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通过与邻国的合作和联合国的支持得到和平解决抱有新的希望。

同样,每个人都认为在这里有一个代表柬埔寨最高权力的柬埔寨最高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证明了冲突有关各方所抱有的信心。这对我们在柬埔寨实现全国和解的努力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关于塞浦路斯,我们希望秘书长的努力将使该国得以恢复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在黎巴嫩,战斗已经停止,和平已经恢复。黎巴嫩当局通过执行《塔也夫协定》继续全国和解和重建国家统一的工作。国际社会必须通过保证使以色列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撤出黎巴嫩南部和建立一个重建黎巴嫩国际基金来承担起对黎巴嫩人民的责任。

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目睹的重大变化未能在经济关系或国际经济合作中引起类似的积极变化。沉重的外债负担和对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施加的限制,通货膨胀,上涨的利率,恶化的贸易条件,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以及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的稀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阻碍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工作的沉重负担。国际经济关系环境的恶化正在扩大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距。

以非洲恶化的形势为例,这一形势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方案》范围内所作的承诺形成鲜明对照。只有把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放在国际议程的首位,联合国的复兴才可能完全实现其目标。在这方面,应该支持秘书长所建议的筹措发展资金的国际会议,因为该会议将提供一个适当的论坛,以进行联合努力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我们特别重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应该进行工作以保证不在损害南方各国的情况下使资金流往东欧的决定。

通过履行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第十八届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和执行《国际发展战略》中规定的目标和政策来真正地恢复国际合作,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所有会员国的政治意愿。调整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部门,恢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活力以及加强联合国进行的实际工作的努力都可以使国际行动具有信誉和效力。这反过来又能促成更大的集体政治意愿来迎接这些挑战。

发展中国家完全知道,发展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基础上,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通过了发展中国家集体和单独自力更生的原则。为此,我们通过了建立非洲经济联盟和马格勒布国家之间经济互相补充的协议,与拉丁美洲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在亚洲组成经济集团的推动力,这是我们不顾许多种障碍和困难加强南—南合作的努力。

实际上,这些努力并不反映南方国家有一种走向孤立的趋势。它们也不是要取代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或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

因此这些努力决不减轻国际社会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而努力的责任。

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看到的国内变革首先是对我们希望是反映了我们社会愿望的一种反应：民主和负责的生活。我们希望这些变革的方向将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合作产生积极的影响。政治团体的建立、司法权力的独立以及对人权的严格遵守都是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我们正在阿尔及利亚建设的真正民主。

尽管这样一种试验存在各种困难，阿尔及利亚决心继续沿这条道路走下去并为巩固民主进行努力。我们希望随着个人和整个社会正当权益的巩固，这些努力将导致实现人的愿望，并希望伴之而来的是为有效的全球合作开辟新途径的适当国际行动。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承诺同所有会员国进行真正的合作，建立一个所有人民都渴望的国际新秩序，一个以磋商和对话、民主的作法和合作而不是由强国强加给弱国或富国强加给穷国的条件为基础的新秩序。

下午12点45分散会。